

行走贵州

六百年屯堡 明王朝遗民纪事

燕达 高嵩 撰文 高冰 摄影

贵州人民出版社

K297.3
797

行走贵州

六百年屯堡

明王朝遗民纪事

燕 达 高 嵩 撰 文
高 冰 摄 影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六百年屯堡: 明王朝遗民纪事 / 燕达, 高嵩编著;
高冰摄影.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8
(行走贵州系列丛书)
ISBN 7-221-05943-8

I . 六... II . ①燕... ②高... ③高... III . 乡
村—概况—安顺地区 IV . K29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64311号

行走贵州系列丛书

六百年屯堡——明王朝遗民纪事

撰文 燕 达 高 嵩 摄影 高 冰

策 划 贵州普兰工作室

总 策 划 王长春 高 冰

责任编辑 王长春

文字编辑 黄万机 聂鲜梅

装帧设计 黄 翔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美术出版发行部贵阳市北京路23号)

邮 编 550002

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年8月 第1版

2002年8月 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5 毫米 1/16 10 印张

字 数 7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书 号: ISBN 7-221-05943-8/K · 673

定 价: 33.00元

序言



刘锡诚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我国思想界陆续冲破一些禁区和摆脱“左”的藩篱，各地开始大量发掘和公布了许多过去不敢问津的民间文化遗存，包括常被误解为封建迷信的民间宗教和巫术巫蛊等文化现象。1983 年，周扬先生生前曾把这次思想解放，称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加以论述。正是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不久，贵州的文化界人士就把安顺地区的军傩——地戏介绍到了全国，从而使我们知道，在那里的乡野民间，至今还保存着五六百年前明代初年朱家王朝以“调北征南”和戍边名义由原居地安徽等地派去的皇家军队的后裔，他们的文化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被保存下来。80 年代末，台湾清华大学教授、人类学和民俗学家王秋桂先生主持启动一个庞大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研究”计划，安顺地区的军傩——地戏也被列入其中，因而在当地对傩文化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调查。课题完成后，秋桂向我们赠送了他本人与当地文化研究者沈福馨两人合作编著的《贵州安顺地戏调查报告集》（民俗曲艺丛书，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1994 年出版）一书，从而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材料，对军傩——地戏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与以往专事地戏调查的朋友们所做的不同，燕达和高嵩这两位年轻的学人，选择了另外的一个角度，即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在安顺的一些典型的汉军遗民村落里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调查，他们着眼于那里的明代汉族遗民及其全部文化遗存。他们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亦图亦文的叙事方式，撰写了一本包括遗民们的世系、语言、地名、礼俗、信仰、建筑、地戏、衣饰、商贾、工



艺、节日民俗等方面内容的专著，并以《明王朝纪事——屯堡：过去的汉族》为题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第5期上发表了部分章节。这种以田野调查和实证的方法，在一个特定的地区获取的人类学、民俗学资料，对于研究几百年来文化的变迁，特别是地理环境与人文条件、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对文化的交融与抗拒、移动和变异所发生的作用，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这样的文化传播和传承，在传统的人文学术界是压根儿被忽视的。因此，这方面的任何成绩，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建设的新贡献。

历史上的移民问题，尤其是遗民问题，所在多有，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注意了。而从文化学上对由于移民而形成的文化“飞地”问题、由于战乱兵祸或自然灾害或民族迁徙而导致的文化断裂问题等，却至今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如今几近泛滥的传统国学和新国学研究，对这样的问题，要么是根本没有兴趣，要么是根本不懂。而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的整合与继承，对于解开中华文化的许多谜团，自然是非常有益的。以安顺明代遗民而论，除了史籍和方志上的记载而外，几乎看不到任何生动翔实的资料。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秋九月壬午，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副将军，率征云南。”这支征伐云南的30万大军途经贵州，就以安顺为屯军之地，其家属（家口）也随之发至此地，设立屯堡。据《安顺府志》卷十五“风俗”载：“屯军堡子，皆奉洪武调北征南……领十二屯操屯军安插之类，散处屯堡各乡。”这些来自安徽等



地的内地汉族军人及其家属在安顺的一些地方落地生根，他们不仅在居住上自成体系（被称为屯堡人），而且带来了和坚守着他们的文化及其传统，如在狗场屯和鸡场屯建立了自己的家堂（家庙）汪公庙；他们遵奉着老家凤阳的传统礼俗，坚守着自己的神灵信仰，如大王菩萨、关帝圣君、杨泗将军、葛公大王、城隍、文昌、土地、田祖、厉坛、龙王、傩神、马王、牛王、五显、东岳、川主、华光、观音、灵官、鲁班、水星、祖芝、黑神、财神等；他们保存着并续写着族谱家谱，以追念自己的祖先和教导子孙不忘自己的来历；他们坚守着明代以来的建筑风格和衣着服饰，只要见到穿着蓝色大襟镶边衣服的妇女，不用着意介绍就知道是自己的族人；他们还顽强地把祖先创制的传说、音乐、戏剧、手工艺、雕像等文化保存和传承下来……对他们中的每一个家族、家庭和担负着传承重任的男子来说，把祖上创制的文化传承下去，以至永远，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燕达和高嵩的书里，感触到了在这块文化“飞地”上，这些明代内地遗民为保存民族和家族的传统而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卓越成就。

当下的中国学界，欧风美雨似呈不挡之势，几乎所有的理论构架和原理，连什么“话语系统”、“语境”等，都要靠贩夫走卒们长途贩运。好在如今有了超音速飞机，有了国际互联网，不必再用驴马驮骆驼载了，也不必再乘槎飘扬过海，费那样大的劲了，一夜之间就能把西方媒体上的新玩意儿搬运过来。当然贩夫走卒们的任务，就是贩运，对他们的贩运不能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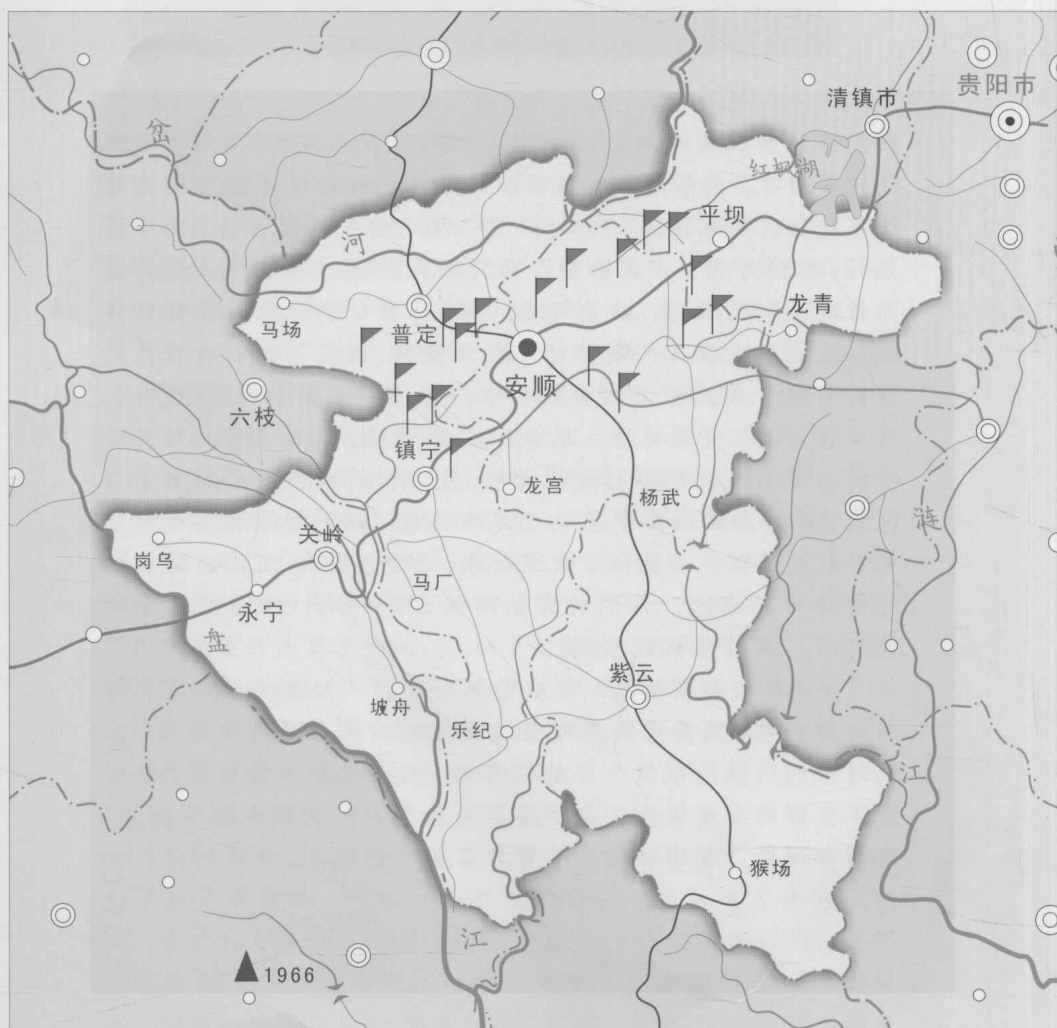


所责怪。所以责有烦言，是因为那些“言必称美国”（不再言必称希腊了）的学者，他们对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不懂不学不继承不发扬，只靠泊来洋货过日子，既“食古不化”也“食洋不化”，甚至闹出了“孟修斯”那样的大笑话。本书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到民间去，以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记录和拍摄的安顺地区某些屯堡人的现存活态文化资料，证实了我们的古代先哲提出的一条重要文化发展规律：“礼失，求诸于野。”在今天还是管用的。安顺屯堡人的老家安徽凤阳、江南一带，五六百年前的那些文化形态和文化面貌，在历史的沧桑中已经发生了巨变，许许多多民俗事象也已风流云散，被历史的烟尘吞没殆尽了，可是在关山阻隔、交通封闭、信息欠畅、文化交融较为缓慢的安顺地区，他们的文化却保留了下来，成为文化上的“化石”，真可谓幸哉幸哉！

他们的书就要付梓，要我为其写序。尽管我没有到过名扬四海的安顺，更没有亲身考察过那里的遗民及其文化形态，但我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十分感到兴趣，所以也就不揣浅薄，提笔写了上面的一通言论，权当序言。至于其中的观点能否成立，有多少谬误，就请读者和方家不吝批评指教了。

2002年6月27日写于北京寓所

屯堡在贵州的地理位置图



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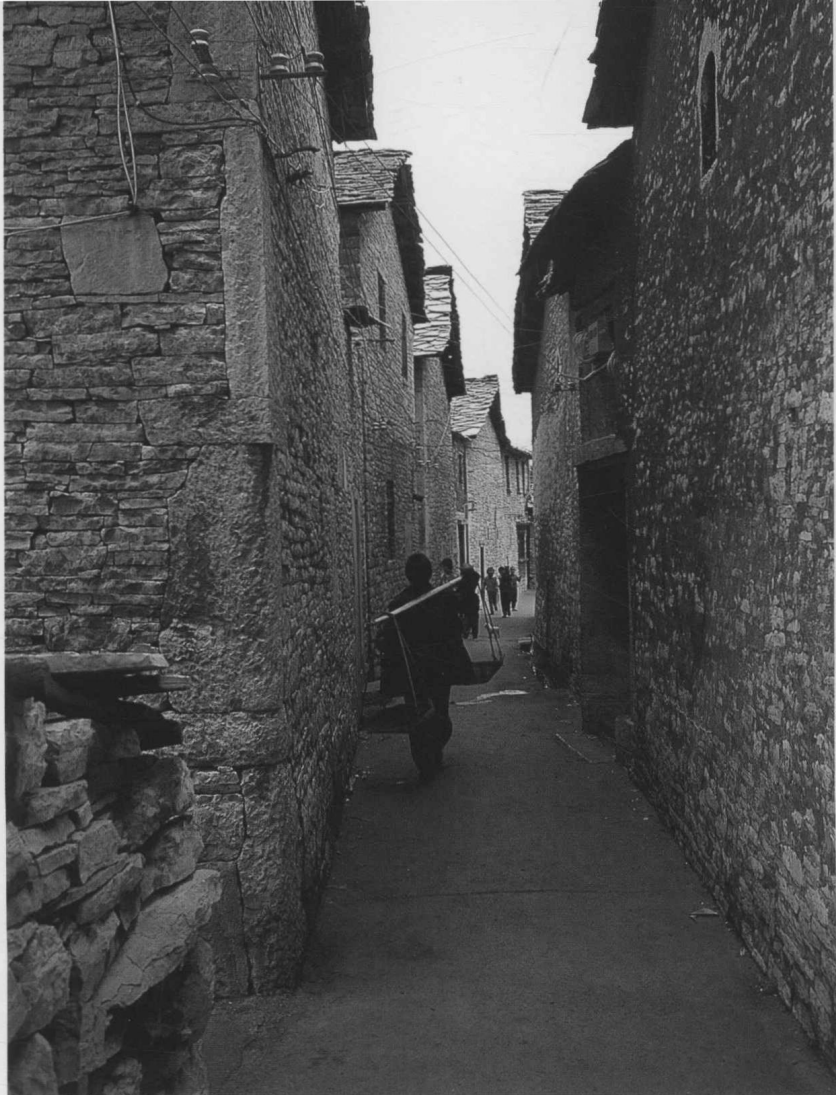
从贵州中部一直向西，向西，就是云南。这是从内地通往这个著名的西南边陲最为便捷的途径。从600年前开拓的古驿道到后世修建的公路、铁路，都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延伸。

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开始，这条入滇通道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战争。为了维系中心腹地与边塞南国的一统江山，一代又一代的军人勇士在这里不断洒下鲜血，无论他们手中拿的是长矛、弓箭还是刺刀、步枪。

今天，在这条通道上行走，我们看不到战争的影子。顺着黔滇公路从贵阳出发，一路往西，和煦的春阳照着我们，昔日的厮杀成为我们寻觅的历史遗迹。三三两两的妇人出现在平坝县城郊的公路上，在这个多民族的省份，她们的打扮很容易被当作少数民族——长袍大袖、拴围裙系腰带，头缠白帕，圆形的发髻坠于脑后，精美的首饰，环佩叮当。妇人们的家就在山间一个个坝子的深处，跟她们回去，你会有更多的发现：高筑的寨墙把她们的家园包围得严严实实，寨内狭窄的巷道有如迷宫，不时可看到黑洞洞的射击孔。如果不是男耕女织的平和景象，外人真以为自己误入一座功能齐全、戒备森严的军营。其实，几百年前，这里就是军营，住在这里的是成建制的帝国正规军。这些衣着迥异的妇人不是别的，就是汉人。600年前，他们的祖先随朱元璋平定边乱的大军从遥远的江南来到这里。因为他们的到来，贵州最终从“化外”之地成为明帝国第十三个行省。

这些妇人和她们的家人一起被称为“屯堡人”。

600年过后，生存在贵州腹地的广袤土地上的大明帝国的遗民们，仍顽强地保留着祖先留下的生活传统、服饰风习甚至语音腔调，与时间的磨洗和外来文化的浸染相抗衡。



今天，明帝国遍布全国的军屯哨所，早已湮灭无迹，而贵州高原腹地留下的屯堡人和他们的屯堡文化，仍在充分地证明着当年讨伐厮杀的战绩。走在屯堡村寨，仿佛时空逆转。

600年前最普通、最正统的汉族服装，在今天看来，却满是异域色彩。很多消失已久的汉族风俗在这里依然存在，很多我们已经不熟悉的中古汉族文化，在这里呈现出最常态的场景。

我们难以想像，伴随不同文化冲突、交融、进退的历史长河，怎么没能抹平那些戍边军人留下的种种遗痕？

为什么恰恰只在贵州，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古汉族习俗？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屯堡人经历漫长岁月的冲刷而卓然兀立？



散落在贵州高原的棋子

今天的屯堡人聚居在安顺市西秀区以及安顺市所辖平坝县、镇宁县一带，人口大约20余万。翻开屯堡村寨分布图，我们发现，这些特殊乡村，主要沿当年的黔滇驿道呈团状分布，正位于“开一线以通云南”的主干线上，而安顺位置正处战略要害，就像棋盘上的天元，落子非同寻常。屯堡，就是这样的一枚棋子，被600年前的朱元璋钉在这里。



据《贵州六百年经济史》和《贵州开发史话》记述，按足额计算，当年留在贵州的20多个卫的军人应有20万人左右，而此时全国的常备军总数不过200万人，当时的贵州以占全国不到百分之二的面积吸纳了百分之十的国防军，昔日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地，瞬间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军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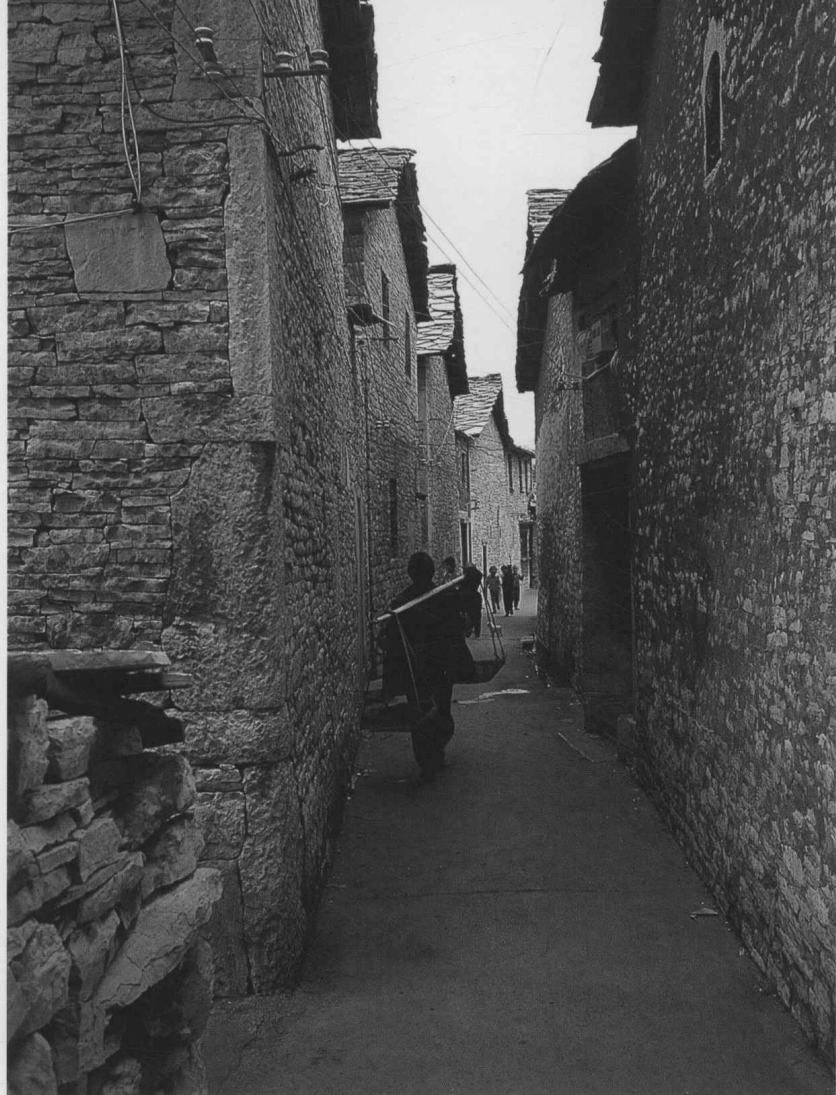
此外，明帝国还在贵州境内沿各驿道设置了69驿、28站，派驻现役军人戍守。人员、交通、通信等要件基本齐备，云贵高原历史上第一次有了非常严密的军事监控网络。

人口稀少的贵州，一夜间冒出这样庞大的军队，供养成了大问题，靠赋税？靠征调？似乎都不现实。

出身阡陌的朱元璋担心，

寓兵于农，明帝国的军队在贵州扎下根来





今天，明帝国遍布全国的军屯哨所，早已湮灭无迹，而贵州高原腹地留下的屯堡人和他们的屯堡文化，仍在充分地证明着当年讨伐厮杀的战绩。走在屯堡村寨，仿佛时空逆转。

600年前最普通、最正统的汉族服装，在今天看来，却满是异域色彩。很多消失已久的汉族风俗在这里依然存在，很多我们已经不熟悉的中古汉族文化，在这里呈现出最常态的场景。

我们难以想像，伴随不同文化冲突、交融、进退的历史长河，怎么没能抹平那些戍边军人留下的种种遗痕？

为什么恰恰只在贵州，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古汉族习俗？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屯堡人经历漫长岁月的冲刷而卓然兀立？

目 录

序 言	四
引 子	九
第一篇	散落在贵州高原的棋子 1
第二篇	600 年前的文化符号 31
第三篇	凝固的音乐 51
第四篇	众神庇佑下的生灵 69
第五篇	乡场上的金戈铁马——地戏 81
第六篇	堡子里的女人 97
第七篇	商屯旧事 105
第八篇	集团迁移的能工巧匠 123
第九篇	我们的节日 137
后 记	传承与积淀 146



散落在贵州高原的棋子

今天的屯堡人聚居在安顺市西秀区以及安顺市所辖平坝县、镇宁县一带，人口大约20余万。翻开屯堡村寨分布图，我们发现，这些特殊乡村，主要沿当年的黔滇驿道呈团状分布，正位于“开一线以通云南”的主干线上，而安顺位置正处战略要害，就像棋盘上的天元，落子非同寻常。屯堡，就是这样的一枚棋子，被600年前的朱元璋钉在这里。

朱元璋撒下的棋子

我们是在一个秋日开始对屯堡的走访的。满眼所见，一片金黄。在西南，安顺位置极为重要，正如前人所说，它是“滇之咽喉，黔之腹心”。

14世纪中叶，蒙古英雄铁木真、忽必烈创立的元帝国只维持了几十个春秋，便在旱灾、蝗灾、瘟疫与暴政的腐蚀中走向衰落，群雄四起、民变不断。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动荡中催生的乱世英雄朱元璋在他40岁这年正式登基，成为历时276年的明帝国赫赫有名的开国之君——明太祖。同年七月，朱元璋的大军攻陷元京大都，元顺帝弃城北逃。中国历史上

又一次改朝换代在血雨腥风中正式完成。

几年后，江山初定的朱元璋眼里只剩下最后几枚钉子——盘踞在云南的元梁王把匝瓦尔密是其中非常死硬的一根。

把匝瓦尔密是元顺帝北逃后，元朝遗留在西南的军事势力。此前，羽翼未丰的朱元璋曾向对方摇晃橄榄枝，先后7次派出使臣，希望元梁王放弃对抗，向明投降。但把匝瓦尔密没有理会这位出身贫寒的新君主，甚至多次处死朱元璋的使者。

朱元璋克制着内心的暴怒，冷静地等待时机收拾把匝瓦尔密。

明洪武四年至十四年（公元1371—1381年），威名远扬的明军相继收服四川、贵州地方势力，

屯堡人骨子里隐藏着大明军人的精血



齐整的屯堡村寨源自当年肃穆的军营

